



常見病症通俗讀物

頭癬·疥瘡

范秀貞 易丕榮 編

人民衛生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[頭癬、疥瘡]是民間流行很廣的皮膚病。尤其各種頭癬在兒童中最多，對兒童危害很大。但這些疾病，只要經常注意個人衛生，是可以預防的。如果醫治得早，是可以完全治癒的。

本書用故事體裁介紹了[頭癬、疥瘡]的傳染原因、症狀、預防和治療等，文字淺顯生動，適合高小程度的群眾或兒童閱讀。讀後，很自然地就可以得到有關這兩種病的全部常識。

頭 癬 · 疥 瘡

書號：1667 開本：787×1092/32 印張： $\frac{5}{8}$ 插頁：1 字數：14千字

范 秀 貞 易 丕 榮 編

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四六號)

· 北京崇文區錢子胡同三十六號 ·

公私合營醫學圖書印刷廠印刷 · 新華書店發行

1955年1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1956年3月第1版—第2次印刷

印數：9,001—49,000

(長春版)定價：(4) 0.10元

已經是春天，家家都在準備春耕。

李大海從劉平的家裡出來，高興得恨不得一步就邁到家裡，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們。他走的那麼快，臉色通紅，呼吸都有些喘了。剛走近家門口，他就忍不住大聲的喊：「小敏他媽，小敏他媽！」

李大娘嚇了一跳，慌忙從屋裡迎出來，和進來的李大海恰好撞了一個滿懷。她看見大海滿臉笑容，手裡拿着帽子不住的搥着，奇怪的問：「什麼事呀，看你這個樣子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，」李大海興奮的說：「剛才和劉平大哥商量參加生產合作社的事，現在已經有四十戶報名入股了，真想不到這麼快就組織起來了，你說怎麼不高興呢？」接着李大海就滔滔不絕的講起來，誰加入了合作社，誰家有多少勞動力，誰家有多少農具，合作社將來的發展，……他高興極了。

小梅放學回來，看見爸爸正沒頭沒尾的講着，摸不清怎麼回事，就忍不住插了一嘴。

「爸爸，什麼事這麼高興呀。告訴告訴我，也讓我高高興。」

李大海的話被小梅這一問打斷了，一時他竟不知從何說起。李大娘笑了，她一邊放了桌子一邊也高興的說：「什麼事你都問。你爸爸的生產合作社要成立了，你看他高興的那個樣。」

「要成立了，應該高興呀。」小梅說。

「你今天怎麼到現在才回來？」

「媽，我們現在練習唱歌跳舞，過幾天，村裡要開大會，慶祝成立生產合作社。」

李大海心裡更高興了：「那太好了！」

小敏氣噓噓的從外面跑進來就嚷：「媽，快吃飯吧。等他們，人家餓的怪難受的。」

解放以後，李大海家裡分得了土地，又參加了互助組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過了。冬天，區裡派人來宣傳國家總路綫，講清了參加生產合作社是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，是社會主義的道路，李大海就第一個響應號召，開始組織合作社。現在，在黨的領導下，合作社很快的就要成立了。成立合作社，給李大海一家人帶來了說不出的快樂和幸福。吃飯中間，李大海又滔滔不絕的講起合作社的好處來。

吃過飯，小梅又覺得頭上發癢。他搔了搔頭頂，跑到李大娘的身旁說：「媽，媽！你看我頭上是不是長了瘡，好幾天了，我總忘問你。」李大娘把小梅的頭髮撥開一看，吃驚的說：「哎呀！這孩子怎麼長起禿瘡來了！」大海連忙問道：「什麼？禿瘡？」李大娘放開手只輕輕的「嗯」了一聲。

「小梅，明天我帶你到衛生所去看看。」李大海疼愛的說。他不知不覺的用手撫摸着自己頭上的瘡疤，這瘡疤使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痛苦。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一切情況都不同了，他的臉上，並沒有痛苦的感情：「要早些去看，治一治就好了。我在二十多年前，和小梅這樣大的時候，家裡很窮。你爺爺給地主扛活，我給地主放豬，終年吃不飽穿不暖。那年春天，我長了一頭禿瘡，那時連飯都吃不上，那裡有錢治病呢？眼

看着頭上的瘡長滿了，又痛又癢，晚上連枕頭也不敢枕。你奶奶看我這樣受罪，哭過好幾次；我自己也常常偷着哭，但什麼辦法也沒有！]

這些話充滿了痛恨，使屋子裡的空氣變得很沉悶。小梅呆呆的望着爸爸的臉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當她看見爸爸的禿頭的時候，突然一種又難過又害怕的感情使她忍不住問：「爸爸，你頭上沒有頭髮，是不是因為長過禿瘡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小梅着急的說：「媽，將來我的頭能不能像爸爸一樣？」小敏在旁邊搶着說：「怎麼不能。哎呀，姐姐，你真要長了一腦袋禿瘡，可難看死了！」小梅氣的站起來要打小敏，李大娘趕忙攔住了她。

「你不會像我這樣，」李大海的眼睛裡閃着希望說：「爸爸那時候因為家裡窮，沒錢治，禿瘡一直鬧了一年多，滿頭都爛了，才落了一頭禿疤。現在，咱們的生活好了，又有自己政府辦的衛生所，只要趕快去治，一定不會落疤的。」

「是呀，」李大娘接着重複的說：「現在咱們的生活好了，又有自己政府辦的衛生所，這一點小病怕什麼！」

× × ×

第二天，小梅放學回來，爸爸就帶她到衛生所去。在路上，她想起今天老師的話，對爸爸說：「我們老師說，這個瘡要不趕快治，還得傳染給別人呢。」

「呵，這個瘡還會傳染，那更得趕快治了。」李大海說：「一會兒，好好問問施大夫，這個病究竟是怎麼回事。」

到了衛生所，大海給小梅掛了號，隔了不多時候，護士就叫小梅看病，大海也隨着她走進診察室去。

施大夫看見小梅和大海進來，又和氣又關心的問：「小梅！你怎麼啦？」小梅把嘴撅得鼓鼓的說：「施叔叔，你看我頭上是不是長了禿瘡？」施大夫輕輕把小梅的頭髮撥開，見小梅頭上有三塊大小不同的黃色痂皮，發出一股臭味，就點了點頭說：「是倒是，可是不要緊。禿瘡是可以治好的。」

小梅雖然聽施大夫說不要緊，但還不放心。她很不相信似的說：「我爸爸小時候也長過禿瘡，你看，現在他留下了一頭禿疤。」

「不要緊，你現在的病還輕，擦上藥就會好的，不會留下禿疤。」施大夫一面說，一面告訴護士把小梅頭上瘡旁邊的頭髮剃去。

小梅聽說要剃頭髮，急忙喊着說：「我不剃，我不剃！剃了頭髮多難看呀！叫我怎麼上學去，同學們又要笑我了。」大海在一旁勸道：「小梅，要聽施大夫的話。你不聽話，施大夫可不給治了。」施大夫也拍着小梅的肩膀說：「如果不把生瘡旁邊的頭髮剃去，不但不好上藥，並且瘡會往外竄；要是頭上的瘡多了，那就得把頭髮都去掉才能治呢。」小梅想：如果現在不讓剃，將來瘡多了把頭髮全都剃光，那不是更難看嗎？想到這裡只好點點頭，讓護士給她剃了頭髮。

施大夫先用藥棉蘸消毒藥水在小梅的頭上仔仔細細擦了一遍，然後塗上白降汞軟膏，對大海說：「回家最好讓小梅單獨使用一個梳子，手巾和臉盆，免得傳染別人。好了，明天再來換藥。」

「好吧。」大海點點頭說：「施大夫，我想問一下，這個病究竟是怎麼得的？」

「今天還有不少病人，等有工夫，我一定詳詳細細的給你

們講一講。」大海看見旁邊有一個病人在等着看病，心裡想也不應該再耽誤施大夫的時間，就回答了一聲「好」，帶着小梅離開了衛生所。

× × ×

星期日，吃過晚飯，天色還很早。大海抽着烟，看看正在溫習功課的孩子和正在做着針線的妻子；想到解放以後這六年來，家裡的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好，政府又領導着成立了生產合作社，自己又被選為合作社主任；想到孩子們都上了學，又都是少年先鋒隊員，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突然外面有人叫了一聲：「小梅。」小梅一邊答應一邊走去開門，施大夫已經進來了。大家連忙讓坐。李大娘嘴快，親切的說：「施大夫今天怎麼有功夫到我們家來了？」施大夫回答說：「我到隔壁老劉家給他們小孩子看病，順便就到你們這裡來了。」

「施叔叔，我正有很多話要問你呢，你前天說，有工夫給我們講一講為什麼長禿瘡，你今天有工夫嗎？」小梅一邊拿起茶壺準備給施大夫沏茶，一邊說。

「有工夫，」施大夫笑着說：「我今天就是要給你們講一講才來的。」

「可真麻煩你了。」李大海感激的說：「小梅，快沏茶去。」

小梅沏來茶以後，滿滿的斟了一杯恭恭敬敬的送到施大夫面前，然後大家聚精會神的聽施大夫講話。

「禿瘡這種病多半是傳染上的，比如到理髮店去理髮，他們的推子、梳子、剪子給生禿瘡的人用過以後，沒有消過毒，又給別人用，就會傳染上。此外，一個小孩子有了禿瘡，很快就會傳染給常在一起的兄弟姊妹和同學們，因為大家使用一條

手巾或者用一個臉盆，同學們有時換着帽子戴，也都能夠傳染。」

小敏岔開施大夫的話，故意的說：「哎呀！姐姐，這回我可得離你遠遠的，可別傳染給我呀！」小梅狠狠的瞪了小敏一眼說：「偏要傳染給你！」小敏看姐姐好像真的生氣了，就不敢再說了。

施大夫接着說：「普通我們說的禿瘡有兩種。一種叫髮癬，一種叫黃癬。多半是十四五歲以下的孩子們最容易得的一種皮膚病，常常生在頭上，很容易傳染。生癬的原因都是由眼睛看不見的癬菌引起的，因為癬菌不止一種，所生的禿瘡也不一樣。現在讓我先給你們講講髮癬起病的原因和情形吧！髮癬是由一種毛髮黴菌或者是一種小芽胞菌所引起的。剛起的時候，是在頭皮上長一小顆像紅斑一樣的丘疹……」

大海插嘴問：「什麼叫丘疹？」

「丘疹就像小疙疸差不多，但不是一個真正小疙疸，不過稍稍比皮面高起一點。這丘疹是圓形的，上面蓋着一層像碎魚鱗的白色的東西，中間還有折斷的頭髮，這時稍稍感到有些刺癢。這種丘疹慢慢的向周圍散開，頂大的可到一二寸寬。癬上的頭髮也失去了原來的光彩，變得很脆，一碰就斷，所以生瘡的地方頭髮長短不齊，到了後來，完全掉光，就成了禿瘡，但是瘡好了以後，還可以再生頭髮。這癬發癢的時候，用手拈去搔，碰到別的地方就會傳染開去，所以頭上常常有許多禿瘡，並且一個小孩有了禿瘡，別的孩子很快也會惹上。請你們注意，如果發現孩子頭上有像以上所講的情形，應當趕快到衛生所去請大夫檢查一下，大夫把頭髮拔下一根，用顯微鏡看一下，就能知道有沒有癬菌。」

大海一邊聽，一邊連連搖着頭說：「不對！不對！」施大夫看見大海有些懷疑，就追問了一句：「老李！你說什麼不對？」大海指着自己的禿頭說：「我的瘡生了一年多，好了之後，到現在二十多年了也沒有長頭髮呀。」

施大夫喝了一口茶，又接着說：「現在小梅生的瘡，叫做黃癬，還有人叫鬍鬚頭。大概你小時候生的就和她一樣。你生瘡後不長頭髮，是因為時間太長，連那生頭髮的毛囊也給損壞了，所以就不能再生頭髮了。可是如果早治，就不會這樣！」

大海聽到這裡又連連點頭說：「對。我生瘡的時間很長，一年多也沒治，後來一個隣居給點藥才治好的。」接着又問施大夫：「黃癬剛生的時候是什麼樣的？」

「黃癬剛生的時候，是在頭髮四周先生一個金黃色的小點，以後漸漸高起來，結成一塊當中凹陷像碟子一樣的痂皮，大小不一，有的如粟粒，有的像小豆大。這層痂皮有一股怪氣味，很硬又很脆，把它揭去，就露出了淡紅色的很潮潤的皮膚。生黃癬的地方，頭髮也和髮癬一樣，失掉了原有光彩，好像蒙上一層灰塵似的，並且會連續的脫掉。日子久了，皮膚也漸漸的退縮下去，這樣，看起來很光滑，頭皮也顯得特別薄，就成了禿疤了。」

小梅聽到這裡，不知不覺的就要用手去摸頭上的瘡，施大夫忙拉住她的手說：「小梅！不要用手摸，這種瘡也可以生在身體上別處的皮膚上。如果你用手摸了頭上的瘡，再摸臉或是別處，也會生瘡的。」

小梅又問：「這兩種癬怎樣治呢？」

施大夫才要回答，忽然外邊有人喊施大夫說衛生所裡有急診，施大夫急忙站起來，說：「所裡有急診，我得趕快回去。」

我們今年準備在識字班裡每星期講一次衛生常識，也想講一講頭癬。講的時候，希望你們來聽。我現在走了。」

大家送走了施大夫。大海抽着烟，感動的說：「今天晚上我可長了不少知識。施大夫真有耐性，問什麼，講什麼，這才是人民的好醫生呢！」他抽了一口烟接着說：「共產黨、毛主席領導的政府，真是處處爲咱們人民打算，解放以後，村裡設立了學校，孩子們都能念書了；還設立了衛生所，有個病也不用發愁了。這要是解放前，就是有钱也沒地方去治病呀！現在大夫還趕着找上門來，在從前真是做夢也沒想到有這樣的事！」

這些話使小梅和小敏感到了無限的幸福，她們的臉上露出了愉快的微笑。

第二天，小梅到衛生所去換藥，一進門施大夫就說：「小梅，你來得正好！」隨後指了指正在換藥的男孩子說：「你看！他頭上就是長的禿瘡。」

那個男孩子的頭上，光禿禿的，一根頭髮也沒有，護士正在給他搽藥。小梅心裡產生了一種憐惜的感情，她想爲什麼他不早些來治呢。但是她沒有說什麼話，就默默的坐下來，等着施大夫給自己換藥。

「你昨天不是問我禿瘡怎樣治嗎？你看，」施大夫指着那個男孩子說：「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所有的頭髮都去掉，再搽上殺菌的藥膏，像白降汞軟膏、硫磺軟膏、水楊酸安息酸藥膏都可以。」

小梅顯得有些發急，連聲的問：「我的頭髮也要全去掉嗎？」施大夫說：「你頭上的瘡少，只要把瘡周圍的頭髮剃一下就行了。像那個小朋友，頭上瘡那麼多，不把頭髮全去掉，就只好治啦！」

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，小梅的心裡鬆快了。她接着問：「用什麼方法去掉頭髮呢？」施大夫一面給小梅換藥，一面說：「脫頭髮有兩種方法：一種是用愛克斯光照，大概經過二十天上下，頭髮就會掉，兩天之內就會掉光。另外一種脫頭髮的方法，就是吃一種叫醋酸鉍的藥，不過這種藥有毒性，不能隨便亂用，必須大夫開方，監督着吃才行。」

「頭髮都去光了以後，還會長出來嗎？」小梅關心的問。

「會的。」施大夫說：「脫光後過一個月頭髮就開始重生，三個多月就能完全長好。」

「呵。」小梅答應一聲，好像她已經完全懂得了似的，也再想不起有什麼可問的了。換完了藥，她向施大夫和護士告了別，就懷着一種感激和快樂的心情離開了衛生所。

× × ×

過了一個星期。識字班通知星期四的晚上，識字班請衛生所的施大夫上衛生常識課，希望大家有工夫去聽。

星期四晚上很快就來到了。小梅、小敏和媽媽早早吃完了晚飯，就急急忙忙趕到識字班去。他們走進屋子，屋子裡黑鴉鴉的擠滿了人，村長、村婦聯主任也都來了。不大一會兒，村長站起來介紹施大夫給大家講衛生課。

「因為近來村裡生禿瘡的孩子很多，所以我今天先講一講關於禿瘡的常識。」施大夫謙虛的說。接着他就開始詳詳細細講禿瘡是什麼，怎樣得的，禿瘡有幾種，得了禿瘡什麼樣，怎樣治療。最後他放大了聲音說：「禿瘡也可以預防，而且預防的方法也很簡單。第一，如果發現有人患了禿瘡，應當讓他到衛生所來治療，不要和他在一起；第二，對生癬的貓狗也不要接近；第三，不要用生禿瘡的帽子、梳子、手巾等；第四，到理髮店

理髮以後，一定要用肥皂水再洗一次頭；第五，應當向理髮員進行宣傳，動員他們，理髮用具用過後要嚴格消毒。以上這些若能做到，就不會生禿瘡了。」

施大夫講完課，大家止不住的鼓掌表示歡迎和感謝。當村長最後號召大家要很好的預防禿瘡，宣佈散會以後，人們都散了，只有小梅仍舊坐在那裡不動。

「走吧，小梅。」李大娘招呼她。

「等一等。」小梅轉向施大夫問：「施大夫，我還有一個問題，請你告訴我。」

「你說吧。」

「我想問問鬼剃頭是怎麼回事。我姑夫前天晚上睡了一覺，昨天早晨起來頭上就有塊像銅錢大的地方掉了頭髮。從前都說夜裡睡覺時有鬼進來，把頭髮剃了！但是現在都不迷信了，知道是沒有鬼的，那末，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施大夫想了想，回答說：「鬼剃頭在醫學上叫『圓形禿髮症』，我們平常叫『鬼剃頭』。得病的原因目前在醫學上還不能確定，但是我們知道這種病不是由細菌感染的，因此它沒有傳染性。得這種病自己並沒有什麼感覺，不疼也不癢，自己常常不易發現，都是在理髮的時候才給別人發現的。這種禿髮症多半發生在男女青年時期，大多數人掉了頭髮以後兩三個月就又生了出來。可是很容易再發，發過多次的地方，只有些柔軟的細毛，以後就不能再生好的頭髮了。」

小梅聽到這裡，不管施大夫是不是講下去，就忍不住接着問：「怎麼治呀？」

「這個病最好用太陽燈照射，太陽燈裡能放出一種紫外線。這紫外線就能治這種圓形禿髮症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李大娘拉了小梅一把說：「別絮煩了，我們回去吧，施大夫怪累的。」

三個人從識字班走了出來。夜很靜，明亮的月光照着她們的臉，臉上浮着滿意的笑容。

回到家，大海剛回來吃飯。最近大海整天爲了生產合作社成立的事忙著，天剛亮就走了，很晚才回來。他正在想這個星期日，生產合作社就要開成立大會，總算忙出頭來了。

「你才回來？」

「才回來，」大海說：「你們聽的什麼衛生課。」

「講的禿瘡。」小梅搶着說：「施大夫講，禿瘡是可以預防的。」

「怎麼預防？」大海順口問。

小梅興致勃勃的給她爸爸學說了一遍。她想到自己的髮癬很快就好了，心裡很感動的說：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我們太幸福了！」

大海想到生產合作社，想到生活，想到孩子們讀書，想到小梅的病和上衛生課，也禁不住感動的說：「只要有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，我們永遠是幸福的。」

疥 瘡

易 丕 榮

老興帶着一顆沉重的心，從衛生所慢慢地走出來。他想到每年在這個時候，郊外遊人一群群的來往，正是他做好買賣的時節；特別是去年的情景，好像還在眼前：他在橋頭上開的那個蒸食舖，包子饅頭沒等出籠，就給遊人定光了。他的老伴與大娘忙得直打轉，一邊收錢一邊打包，連個喝水的工夫都沒有。今年呢？算是白搭了，只好熬着別人忙生意吧！他禁不住伸開兩隻手，看了又看，心想，這個病可真討厭，雖說要不了命，可是比要命的病還够受。他一邊想，一邊走，剛要過橋，就聽見老發在那邊吆喚着：「新出籠的包子！嚐嚐好餡兒吧！」他心裡像刀子扎了一樣，嘆了一口氣。真沒想到呀！就憑指縫裡長了幾個小水泡，就能把我攪得買賣都做不成啦！真是喪氣！

× × ×

那是去年冬天，老興核計着得收點乾棗兒，省得春節時供不上使用。他帶着口袋往鎮上去，照老規矩，鎮口上的「王家小茶館」是他下脚打尖的地方。茶館的老闆兼跑堂王二楞子看見老興來了，連忙笑嘻嘻地招呼着：「興大叔忙呀！怎麼老沒來？」

「可不是嗎，一天到晚老閑不着。」老興一邊回答，一邊盯着二楞子的手腕子說：「你怎麼啦，二楞子？看你這胳膊上、手上，怎麼成了癩蛤蟆了呢？」

「大叔您別提啦！」二楞子看看自己的手腕，嘆了一口氣：

「真是倒霉透啦！長了一身濕氣！可痒痒的鑽心，搔出血來，都不當事。」——說着，就忙着給老興泡茶擰手巾。

老興接過手巾擦擦臉，又把手巾按在盆裡，連臉帶手痛痛快地洗了一陣，覺得一路的灰塵可洗乾淨了，老興並不是不愛乾淨的人。他休息了一會，就去收他的棗子。

年底下真够忙。老興和麪揉饅頭，只覺得手指縫裡痒搜搜的。晚上靠着油燈看看，只見在手指縫裡和腕子上長了幾個小水泡。

興大娘湊上來問：「你在手上找什麼？」

老興指了指手指縫裡的小水泡說：「你瞧，手指縫裡長了小米珠子，圓溜溜的，可怪痒痒的，你給我找根針來，挑開泡，放放水，也許能好。」

興大娘戴上她那付老光眼鏡，在線板上選了一根細針，湊在燈下，挨個挑着老興手上的小水泡，一邊挑，一邊擠，一擠就是一滴小黃水。老興咧着嘴說：「你用指甲招招，使點勁！可痒痒的了不得！」等興大娘挑完了，他抽回兩隻手來，還不停的連抓帶搓，一直搓得熱呼呼的，才吐了一口氣。到夜裡睡下以後，手指縫和腕子上又痒痒得鑽心，連覺也睡不着。老興又搓又搔，翻來覆去，一直到半夜，才覺得舒服了些。

這樣一天一天的過下去，老興的小水泡也不斷的起着變化：數越來越多，一片水泡抓過以後就變成膿痂；痂子落了，變成紫斑；新長的水泡仍然得使勁抓。漸漸的胳膊肘以上，大腿根、胳膊窩，也都長出水泡來，全身痒得越發坐不穩，站不安了。

在這時候，興大娘的手上、身上也是先後長了小水泡，痒得鑽心。她正在忍不住地搔着，看見老興從櫃房走進來，擻

起嘴，埋怨地說：「就是你，那個討厭的病把我也沾上了。我比你的還厲害，連肚子上都有。你瞧：肉皮還有個正經顏色沒有？紅一條，紫一塊的，還有黃膿痂子，白水泡，够多麼難看！」

老興等了半天，沒言語，兩眼直直的看着屋頂。興大娘嘮叨了一陣，他像是聽見又像是沒聽見，心裡着急，又難受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帶了無可奈何的口氣說：「咱們歇幾天工吧！」

興大娘說：「歇幾天工幹什麼？難道整天坐着搔痒痒不成？」

老興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咱們不歇工，咱們的蒸食也別想賣出去！」興大娘急着說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說清楚呀！這沒頭沒腦的，真驚死人！」

× × ×

昨晚興大娘發了半袋子麪，揉得很累，夜裡又沒睡好，早晨覺得頭有點昏沉沉的。老興說：「你在後面歇歇吧，前頭忙不開的時候再叫你。」

天很晴朗，有幾片白雲輕輕地飄着。院子裡的柳樹已經發了嫩芽，隱隱地透出一片青蔥的顏色。最使老興高興的是春天的星期天沒有風，在他的經驗裡，就一定會有一筆好買賣。他一邊往前櫃房走，一邊盤算着。

蒸好了幾籠麪食，剛擺起來，就有七、八個顧客走進來。一位戴眼鏡的同志問：「有什麼吃的嗎？」

老興連忙答應說：「有糖三角、棗蒸餅、饅頭，」他恐怕說漏了，趕緊又說：「還有肉包子，馬上也就好了。」

「我要五個糖三角」「我買十個饅頭，我帶着牛肉乾哩。」你一言他一語的，頓時小屋裡顯得熱鬧起來。

老興急忙取了饅頭問着，「哪一位要饅頭？」一個女同志一邊答應，一邊撐開布口袋準備裝起來。當她一看見老興那一雙手，不禁楞了一下，接着就皺緊眉毛，「喲」了一聲，把口袋也縮回去了。她後邊站着一個帶紅領巾的女孩，拉了她一把，低聲的說：「姐姐：你瞧那老頭兒的手多害怕呀！別買啦。」

女同志說：「我先買點別的東西去。」說着，就和那個女孩轉身走了。說也奇怪，她們一走，其他五、六個人也像一窩蜂似的都跟着走了。

「哎，同志。」

老興禁不住用沙啞的聲音招喚一聲，竟不知不覺的從櫃台裡跟着那些顧客走出了門口，他心裡很痛苦，這種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過去那些天，也常常有人來買吃食，當他要拿給他們的時候，他們都默默的走了。最初幾次，他以為可能是貨色不中顧客的意，心裡還很平靜，但是說也奇怪，這種情況却是一天比一天多，使他一直也弄不明白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他也曾經想到過是不是因為自己的手，但他不能解釋，手雖然有些青一塊，紫一塊的很不好看，然而不是洗得很乾淨麼。今天，使他明白了，就是因為他的手，即使蒸食做得怎麼好，有些人也不肯買了。他心裡空虛得很，望着那些漸漸走遠了的顧客，止不住鼻子有些發酸，眼睛也有些濕潤了。

他無精打采的走進來，屋子裡冷清清的。蒸籠上面冒着熱氣，包子已經熟了。他懶懶地揀出包子，順手揭開麪盆，麪倒是發得滿好。這盆麪是預備蒸給橋西邊大學定的二百個糖包子用的。但是老興的心裡却有些捉摸不定了。他想，先蒸出來可太早點，不是說好下午七點鐘才來取麼，自然用不着上午就動手；可是蒸賣貨吧，真洩氣，這麼半上午才賣出去十幾